

大象義述序

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而自謂文則史義則  
丘竊取之夫義豈外於文哉然義雖不外於  
文而文實不足以盡義蓋有文淺而義深文  
直而義密文異而義同者矣故聖人取義以  
命文賢者因文以得義俗儒則失其義徒習  
其文又或信傳之文而於經之義忽而不察  
此聖學之所日晦也吾友龍溪王子學於陽  
明先生日舉五經四書之文漢唐以來詁訓

之說與己所悟解以為質先生忻然日使反之於心證之於聖舍舊聞而求其是習衆論而折其衷前後數年其所闡明幾徧諸籍然皆得諸口授未及錄以為書也頃過松間為予誦其一予曰是階所未聞也夫階所未聞非學者所共欲聞哉吾子之年長矣今不為書何以示後王子聞之悚然乃先述先生所論大象語叅附己意融會以為是編予因僭名之曰大象義述言所述者義非徒文也

或謂今場屋校士具有成式是編于進取利乎予應之曰學以明道非干祿也使學者于五經四書果能得其義道則明矣措之於辭為說理之文彼進取奚足云予聞象山先生秋試直寫曾襟而考官趙景文以置高等王子早歲絕意仕進及試春省盡脫去業舉陳言亦竟取上第安知是編後無所知者予懼學者之惑也為之序以告之

萬曆癸酉季春望日華亭徐階序

六十四卦大象義述題辭

山陰王畿撰

大象夫子之特筆發明伏羲一卦兩體之象先天之學也伏羲仰觀俯察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畫卦立象即人事以近示人以學易之方造化自然非有假於外也夫六十四卦之象皆夫子所自取與卦爻之象絕無所關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先天之象也君子觀象皆曰以者所以體易之用後天而時行也大象之中首列乾

坤而繼坎離次序咸恒而終既未濟群聖傳心之要機百王經世之大法經綸輔相巡省誥令禮樂戎兵井田封建歷律刑政風俗教化因革損益思慮言語器用飲食盡三才之變通萬物之宜凡脩己治人之道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善學者熟翫而身體之得意忘言可以紹群聖而駕百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矣是集多迷師門口授之義與區區管窺之見間取儒先之言不復識別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非區區可得而私也非先儒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亦非羲周所得而私也要在發明所學足以信今而傳後公言之可也敢以就正同志庶幾學易者之一助云

大象義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為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堯舜兢兢業文王緝熙孔子不厭不倦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以無欲非強以矯之則不能勝故曰自勝者強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

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孔門好學莫如顏子竭才於博約之訓欲罷不能不遷不貳三月不違顏子之勇所謂健也周子深於易者也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以立人極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蓋幾之矣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于

垣猶樞之闔闢不離于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無有遠邇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遠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為固昧夫所謂虛寂之體二氏之學外倫物

之感應溺於清虛寂滅又豈足以立天下之有  
而成天下之務此聖學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幾  
乎息矣

乾之為卦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位雖  
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內體主處外體主出  
潛處之極也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  
惕與躍內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  
也知處而不知出此心固也知出而不知處此  
心放也皆所謂意必也乘龍御天莫大於時君

子素位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時而非學也良  
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  
明乎此而已君子之學也故曰君子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密之時義大矣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下之物至厚者莫如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  
海而不洩莫高於華嶽莫深於河海乃能載而  
不重振而不洩厚之徵也厚坤德也其勢順則  
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故君子法之以厚德載



物居順而守以健內直而動以方渾龐莫測敦  
篤無窮之謂厚天常本厚天常者人生所稟之  
性汨於機械則純白受傷而秉彛始薄故曰  
敦厚以崇禮禮生於厚篤於厚則禮始崇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忠信者禮之本也不務其本而  
徒節文之習縟飾之繁適足以長其機事而成  
其機心君子弗貴也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賁  
飾也物至於飾亨之極也故受之以剝蓋反其  
本也易之示教深矣厚於躬則身修厚於倫理

則家和厚於下則邦寧厚於風俗則化成其為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熙熙穆穆之道所厚  
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七竅鑿而混沌漓  
五圭琢而瑜璞散君子為世道計思以挽薄習  
而還淳風亦孔子從先進之意也博厚配地博  
厚所以載物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于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氣始  
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

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其難此  
洪荒之世天地開闢之初君子開物成務之學  
雲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為屯雲在雷  
下則已成雨而為解也經綸治絲之事經者總  
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分綸者理其緒而  
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  
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木靜而清水之源也不決於東西不

汨於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子法蒙  
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果山止  
而不撓故曰育夫純一未發之謂蒙蒙者聖之  
基也防未萌之欲弗使牯於外誘保未發之中  
弗使驚於異趨貞以養之自然可入於聖此果  
行育德之功學之脈也自蒙之義不明於世世  
之學者以蒙為昏昧妄意開鑿計算營為助成  
機智汨以泥沙之欲決以東西之趨反便純一  
之體漓清靜之源窒非徒無益而害之也夫聖

功之要全在於蒙以天時言晦者開朗之機以人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世人未之察耳孟子善用易其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即所為蒙良知良能人所固有大人之所為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惟不失其固有之良而已非有所加也師云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只從未發之中養來其旨微矣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雲上於天而未成雨故為須待之義猶君子藏

器未施於用而須待之時也屯散蒙亨無所復為飲食燕樂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之賊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  
有終訟中吉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  
必言矣此即臯繇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謀

始之道非但慎交結明契券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各安分而無爭知耻而能讓此皆義也若究其極謀始之道在心君子自訟者訟於心而已○觀天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益有足徵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古者寓兵于農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間旋黨州鄉之民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衆畜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

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此井田法也自井田廢而兵農分農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無聊生世有團結鄉兵之法有司苟能實心舉行立為保長聯以什伍之制訓練以時調發以度不惟可以省費禦暴亦寓兵之遺意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水相麗而無間比之象也天下可以一人統不可以一人治故建萬國親諸侯以比民也此封建法也封建之法始於羲皇成於堯舜而三

代因之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治天下之大法故屯與豫皆以利建侯為言非不得已而強之也柳子厚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謂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而謂罷侯置守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此後世利害之私見豈帝王公天下至仁之心也哉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柔順畜剛健能畜而不能久懿文德言章美外見不能畜而固也故謂之小畜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為典禮使各安其分以定民之志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則上下相逐於崇高侈肆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出也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

天地交通所以為泰也天地始交可修法度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以成其能所謂資天地之化育也財成天地之道正以輔相其宜非制其過補其不足之謂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天地否塞君子道消小人得志之時故宜收斂其德以避小人之難不可榮以祿者言自處嚴密人不得而榮之非戒其不可也儉德避難象坤四之括囊不可榮以祿象乾初遯世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為同人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均照天之所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於族而類聚其所同使無侵爭異中之同也於物而辨析其所異使無間雜同中之異也此大同之道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以日之明行天之健上臨下照物無遁形賞善罰惡天所以命

人君也過之揚之順天休命吾何容心焉五刑  
之用以討有罪謂之天討五服之章以命有德  
謂之天命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人性本善而  
無惡人之性天之命也止惡明善以順天命君  
子修道之功出治之本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山高則損之地卑則益之  
損高益卑以趨於平謙之意也裒取也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平者施之則也君子取有餘以益

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財分人則貧  
富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之六爻無凶  
德謙者內止而外順內不止而外順則為象恭  
為色莊君子弗貴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  
配祖考

雷奮於地萬物暢嫗豫之象也昔者先王因天  
地之和宣八風之氣制樂以和神人本之心以  
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

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尊荐之郊廟祀天於園丘而以祖配之尊尊也祀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王帝歆焉祖考格焉萬物育焉天下大和也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燕息

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如晝夜雷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爍冬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人之息與天地同運孟子曰日夜所息息者生生之機也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

為朝觀之於晦六陰息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為朔藏不密者用不張畜不極者施不溥天地萬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顏子如愚三月不違三月一息也日月而至日月一息也堯之允恭舜之玄德文之不顯孔之無知群聖一息也專而直翕而闢天地一息也尺蠖之屈龍蛇之藏萬物一息也通古今於一息萬年一息也竺氏謂之反息莊生謂之六月息震為東方之木兌為西方之金留藏於澤以東合西謂之金木并



息者範圍三教之宗也息有二象有止息有生息如水之凝而時釋也如虫之蟄而時啓也此造化出入之機聖人至誠無息之學君子自強不息之功善學者于夾子之間求之思過半矣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蠱風旋而物撓亂物壞而有事之象故曰蠱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亢而不能下濟下卑而不能上承止而巽此所以成蠱也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頽廢未知所振作

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蓋治其本也譬之良醫之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風言振山言育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物之相臨無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為臨也以上制水宜若易然者迫之以險隘則奔潰四出壞而後已若居之以寬則畜而為澤君子之

大易義述  
於民亦然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以下  
一決則橫流矣教之無窮者澤潤物之象容之  
無疆者地容物之象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思有以風  
天下於是制為巡狩之典虞周之法備矣或一  
歲分巡或五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  
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

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  
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  
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專威不明則雷而不察  
專明不威則察而不斷至明如電以明罰則不  
寃而天下無隱情至威如電以勅法則不玩而  
天下有畏志明罰效電之明勅法效雷之動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照萬物草木交輝賁之象也君子  
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而無敢於折獄也  
修政所以成文明之治獄至幽隱有剴明之才  
則可賁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折獄者貴  
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  
獄亦一義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反附於地圯剝之象也觀剝之象以厚  
其下而安其居也民猶地也君猶山也地惟厚

故載華嶽而不重民惟厚故奠邦國而無危民  
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  
以民存亦以民忘知心體之義者其知剝之道  
乎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陽始於下動而未發復之象也先王觀復之象  
安靜以養之順天道也夫貫動靜徹終始無一  
息之或已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自姤而坤生生

大易義述  
不息天地之心固在也氣機隱伏人不可得見迨  
至復時靜而方動動而未發天地生物之心也  
天地之心靜非無心也自人見之以為無動非  
有心也自人見之以為有生理本不息有息焉  
者人欲間之耳日夜之所息保護愛養平旦清  
明之氣不為旦晝之所牴亡君子復性之功也  
易曰復見天地之心復者一陽之動程子謂靜  
見天地之心非也後儒以靜為已所不覩不聞  
獨為人所不覩不聞分靜存動察動靜有端二

而支矣易中凡言恐懼言惕言厲言號言悔言  
危言驚之類皆指陽動之機而言故曰洊雷震  
君子以恐懼修省合動靜之功也先師以戒慎  
恐懼為功夫不覩不聞為本體不覩曰隱不聞  
曰微隱微曰獨慎獨云者申言不可不戒慎之  
意非有二也

聖人無復以未嘗失也失而後有復復者善端  
之萌入聖之機復之義初六為不遠復者過未  
離於心而亟復之故能不祗於悔而言二為休

復切比於初志在從陽復之休美者也三為頻  
復以陰躁處動極復之頻數而不固過在失不  
在復也四為獨復處群陰之中獨能下應於陽  
不亂群也五為敦復以中順之德處尊位敦篤  
於復者也上為迷復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  
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逾遠於道故曰迷  
復之凶反君道也學者能以初復自修法於休  
戒於頻勉於獨中德自考而不為迷復之凶善  
於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天上相薄而能成聲天之化育萬物生生  
不窮雷所以代天用事驚蟄振萌使各正其性  
命物物相與以應雷行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  
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長皆非所謂物與也  
物與句絕无妄自是卦名若曰群動之中與无  
妄不與有妄非立象本旨先王育萬物亦體雷  
行及時之義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盡其性以  
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以成天地之能聖人至

誠无妄之學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而已舍德性更無所為學學問正所以尊之也多識前言往行所謂學問之事博文也畜德所謂尊德性約禮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

問惟在於求放心多識惟在於畜德一也後儒分尊德性為存心道問學為致知存心之外別有致知之功尚未措之於行則離矣知者心之靈致知正所以存心非有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卦義言之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之外實中虛頤口之象頤所以為養也言出於口能文於身亦以啓羞食入於口能腴於身亦以致疾慎言語所以養德也節飲食所以養體也

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禮樂政教科條之詳  
號令之申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安定而無擾  
在人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九品之貢  
九式之頒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省約而無傷  
推養之道養德養體養天下莫不皆然也  
澤減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減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  
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  
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君子處大過之時必

有大過之行道德功業顯於天下法於後世堯  
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凡仁人知士之經綸夫  
事之大過於常皆此道也澤能減木而不能使  
之仆獨立不懼也能掩木而不能使之毀遯世  
無悶也此所謂大過人之行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為習自源泉以至  
於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君子法其順下之性信  
而有常則常久其德行法其重坎之形洊而相

大易象數  
受則習熟其教事蓋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  
熟而安之學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仲尼之有  
取於水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為日今日生於東明日又生于東重  
明也心本虛靈或昧而不明明而不繼者欲蔽  
而間之也大人之心不蔽於欲猶日之明也繼  
明緝熙于光明猶日新又新運而不息照于四  
方明明德于天下猶日之普照萬物也大人以

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舉其大者故以世  
襲繼照言之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  
其明續而又曷為兩明六五不矜其明續以六  
二之明明明相繼終古不忒是謂明目達聰光  
于四方顯於西土堯欽明而舜重華文顯謨而  
武承烈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惟虛故通實  
則不通矣故曰竅於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



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  
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  
故能受天下之善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感  
觸沛然若決而莫禦以虛而受也目存青黃則  
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青黃則聰聵而不能別  
聲心存典要則心靈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  
虛所以立本也○卦以男女相感言象以學言  
各發其義也

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  
亡無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着於思慮則為  
憧憧何思何慮乃學者用功之節度非指聖學  
之成功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  
此理賢却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悔其說之  
有未盡矣何思何慮之旨備於繫辭何思何慮  
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於自然終日思慮  
而未嘗有所思慮觀之造化日月往來相推而  
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出于自然未  
嘗有所思慮也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大易義述 三  
百慮世之學者執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此學術毫釐之辨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長男處外長女處內居室之常也剛上柔下人道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君子觀風雷之象以立不易方仁為君方敬為臣方慈為父方孝為子方止仁止慈止敬止孝是謂能立惟立而有常始能處變日月

有恒始能得天而又照四時有恒始能變化而有成故可與立而後可與權君子之學也雖然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非恒矣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為之恒有不易之義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感則謂之益有遷改之義不能體常不可與適變不能盡變不可以處常見此謂之見易知此謂之知道君子自立以達於權之義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上進而山下止曰遯二陰生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為否小人漸盛君子退遯之時也君子觀象以遠小人遠之有道小人無忌由君子激之過也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忿言遜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無隙欲玷無瑕使知敬畏凜然如天之不可得而犯孔子之處貨孟子之處驩得其道也若蕭望之陳蕃之輩昧乎此矣為卦初四二五相應四陽以剛臨

之不惡而嚴之象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非禮勿履者有勝私求復之事也大壯則其動以天私自無所容無待於勿故曰非禮弗履禮者天之所生天下濟乾在下之象也履者足之所踐雷上行震在下之象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

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  
 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  
 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  
 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於外也良知  
 即所謂明德致良知昭德之學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日出掩蔽沒於淵虞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  
 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以為明蓋  
 用明之過則傷於太察而無含容之度人情反

睽疑而不安惟用晦而明始得蒞衆之道此垂  
 旒黈纁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用晦而明當  
 渾全以求其義若曰用晦乃所以為明似非本  
 旨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為風離為火火熾則風生風出於火火者風  
 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  
 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身之所出  
 惟言與行言行君子修身之則也言必有物言

而無物則欺行必有恒行而無恒則偽言行相顧不欺不偽則其身修身修則齊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火兌澤二陰相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同而異此亦渾全以求其義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周而不比之意夫同一飲食而不貪異也同一男女之欲而不淫異也同一讓國而異於好名同一說君而異於

為利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同象兌澤之悅異象離火之明後儒或謂同於秉彜異於世俗或謂同於理而異於事或謂同乎道而異乎時或謂禹顧同道而異趨或謂夷惠同聖而異行或謂孔子去國而異遲速孟子處魏而異辭受皆非本旨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前有險陷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觀蹇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

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反身如山之不動  
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寒利得朋而象言  
反身修德者蓋君子愛人治人禮人反而求之  
皆不出于吾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  
道莫要於反身脩德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發散而成雨雨故雷作而解也無心之謂  
過有心之謂惡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  
非義也特宥之而已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

威中有刑獄澤中有赦宥所以廣天地之仁心  
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之澤氣通于上與取于下以增上之高皆  
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修己之道  
所當損者惟忿與欲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塞竇  
忿如火也懲忿如救火欲如水也窒欲如防水  
懲忿則火自降窒欲則水自升水升火降水火  
既濟之象師云懲心忿窒心欲此禁於未發之

豫養德養身非兩事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莫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迅善而弗失過而不貳顏子之大勇也聞善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則何益矣夫子之所深憂也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

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于天決潰之義君子觀決上而注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於下也君子施德于下不居其功如天之澤物而忘其功也故曰為而不宰成功而不居若居德則反為所忌非天道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吹號萬籟無物不遇姤之象也后思

以風天下於是施其命令周誥四方蓋上下之分相懸政以治之必先令以喻之然後君民之心始通而政始可成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令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水之聚也君子觀萃聚之象以除戎器用戒備于不虞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戢則亂除者修治以去弊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去一不可誰能去兵窮兵亂也去兵亦亂

也君子之除戎器用戒不虞而已斯安不忘危之意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理之自然然而無容私焉之謂順木之主自毫末以至於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之象積小以高大巽木之象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乏之象兌以陰在下坎以陽在上六在二陽之上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剝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得之不得自有定命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其命也致命猶委命於人不復為我所有遂志是遂其為善之志不以禍患動其心行乎義而已孟子曰夭壽不貳惟修身以俟之此困勉之學所以立命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坎水巽木以木入水君子觀井之德法井之用以勞來其民所謂先之勞之也勸相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使之自相養也此即同井相助相友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受五閭相塋五族相收五黨相調五州相賓是也伊川謂木器入於水中而上之汲井之象前云羸其瓶乃瓦器水之津液上行於木之秒井上水潤之象也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水火相息為革革者變也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帝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授時君子觀變革之象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遷推日月考中星而後可以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因革象得治曆法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漸差此歲左法也定曆元特其統體耳夫日行不由赤道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赤道南別名黃道赤道如兩交差自冬至為始冬至後漸近北夏至後漸轉而南至次年冬至復元度此一歲周天之說

也正東為卯正西為酉正南為午正北為子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各經宿分十二次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則昏旦亦必有差唐虞初昏乃今戌亥之時其後仲冬日差在卯則斗柄夜半指子差在午則平旦指子差在酉則中日方指子世謂斗柄指兩辰謂之閏者非也唐虞之時仲冬日在虛漢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元明已入於箕矣自漢武較帝堯時已差一二十度自皇明較帝堯時

今差五十餘度三代已先未有歲差之法晉虞  
喜始覺天日異行歲有差法以為五十年差一  
度宋何承天以為太速陪之百年差一度隋劉  
焯又折衷之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皆臆說也逮  
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而始有定論至元  
郭守敬以為百年差一度半上考往古每百加  
一秒一驗將來每百減一秒前法差數歲歲如  
一未有先加後減之妙但其加減之數古今氣  
運遲速不同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單也且唐

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  
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  
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十五度則由帝堯  
萬餘年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  
酉秋分在卯矣若非如帝堯考中星以定四時  
歲功何由而成乎○晝夜者一日之單晦朔者  
一月之單分至者一歲之單曆元者一世之單  
革之時義大矣哉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木入火為燃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  
器取烹象而為鼎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  
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于鼎所以主  
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  
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凝者聚畜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為日  
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也尺蠖不屈則  
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啓萬物且然而况於人乎

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  
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  
聲天聰明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所  
居之正位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為主本忠信  
者凝之質也艮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皆  
所謂凝也成湯之顧諟明命文王之小心昭事  
成王之基命宥密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  
庖羲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  
作室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是故

天下一大鼎也德存則存德亡則亡鼎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存恒係焉武王克商遷鼎於洛邑伯夷猶非之以在德不在鼎也

游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兩震相襲故曰游雷方其仍游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必以脩省繼之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亦此意也雷為一陽之動恐懼者震雷之象先儒以恐懼為靜存非也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有兼艮之象兩雷兩風兩火兩雨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心之官則思以思為職位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犹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者心之用思不根於心謂之妄謂之憧憧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於無思即為沉

空着於有思即謂逐物無思而無不通千聖之  
絕學也先儒謂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  
安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之類似專以應迹而言未明思之本旨然不  
出位之思即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非判為兩  
事也

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凡耳口鼻四肢之發  
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處象背雖不動  
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

是以無用為用也目之視色如視以背則目不  
為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聽以背  
則耳不為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陰陽和則交  
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艮之上下陰  
應于陰陽應于陽若相敵然應而不和是為敵  
應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  
留忘已忘物聖人之學也視思明聽思聰是為  
不出位之思非深于易者其孰能知之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其高有因木之高而因山漸之象也  
其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為漸也君子觀漸  
之象以居賢德而善俗夫風俗之善由于教化  
之明教化之明由于人才之德君子求賢德使  
居其位以隆其教化而厚風俗化之入入風之  
動物必以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以凌節而遽  
至也蓋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替而始  
變久而後成養賢以為民居賢德以善俗漸之  
道也天地之道寢四時之序寒而溫溫而熱所

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涼涼而後寒所以鼓萬  
物之入機使徙寒徙熱而不以其序則萬物不  
得其所而化機或幾乎息矣孔子謂善人為邦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此王道也亦天道也徙寒  
徙熱不能與天地同流伯者之事也先儒以居  
德為治已善俗為治人似非本旨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而澤隨男動而女說以少女從長男故曰  
歸妹夫男女之合莫正於禮莫不正于情以禮

而合者咸恒與漸也以情而合者歸妹也歸妹  
人之終始也故以永終知敝言之君子視其始  
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豈惟是哉士進不  
正敝必謫友交不正敝必損君子惟謹其微而  
已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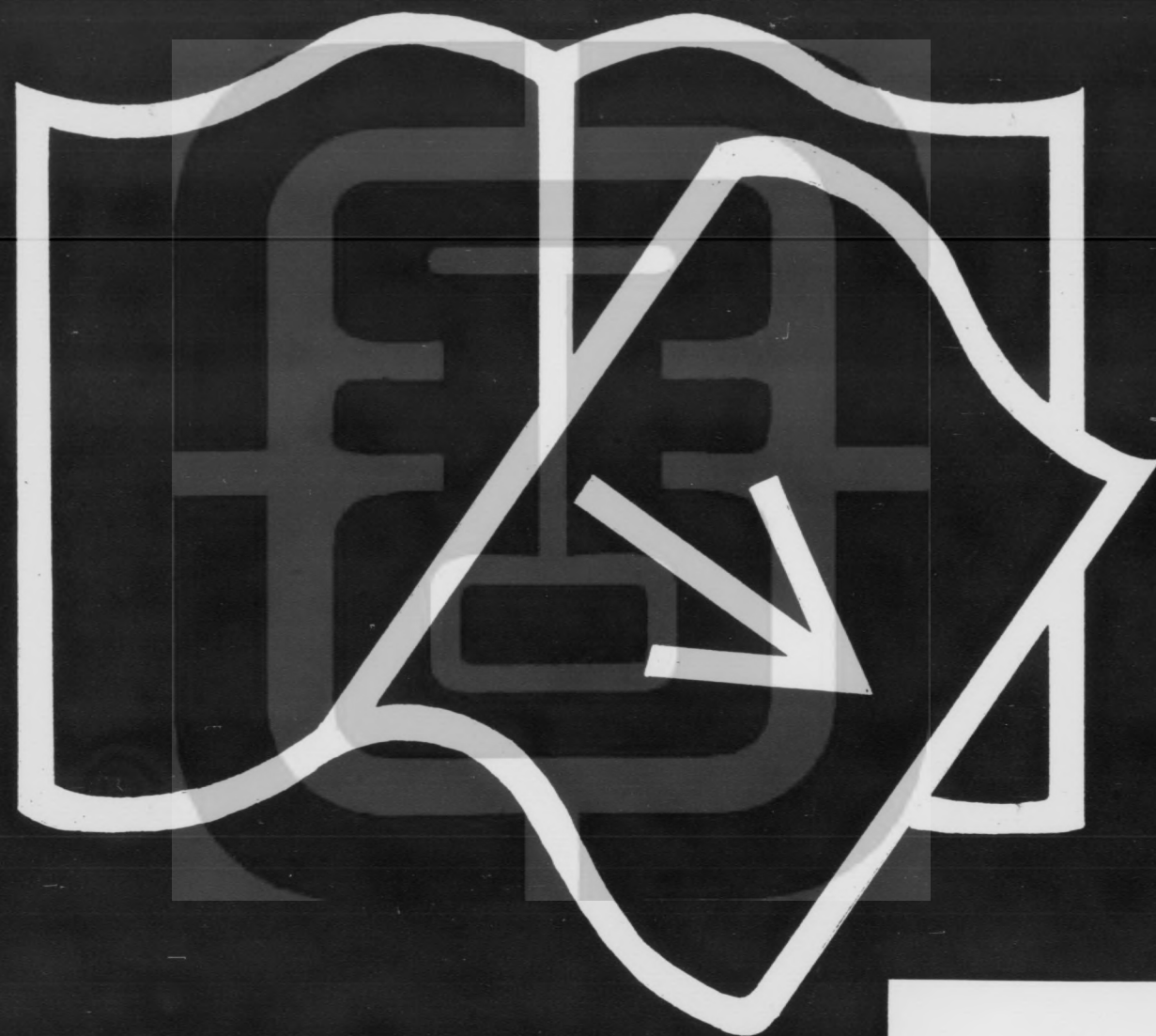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曰豐離明也照察之象震  
動也威斷之象蓋治極則人心玩而法漸弛君  
子惟嚴明以治之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

成折獄如電發奸摘伏無有隱情致刑如雷禁  
慝止暴無有縱法處豐之道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山明無不照明而止慎之象也火仁  
不處不留之象也旅皆逆境莫甚于囚之六  
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滯久淹也明照如小  
重如山尺客于外之為旅天子有天子之八  
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州  
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僎子之他邦是也聖賢





原件短缺

P36

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上下皆巽故曰隨風言風相隨而動也  
政事之行必反覆丁寧以申告之然後見諸行  
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致其令於行  
事之先行事者守其令于申命之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有滋益之象君子以為人心之悅  
莫若理義理義之益莫若朋友朋友之樂莫若

凡名器祿秩設為品級以議之莫不有黜陟遷  
調之典使德之大者居上德之小者處下所以  
防其玷混濫冒之弊澤上有水不有以防之將  
浸淫濟蕩無所不至節也者人才政事之大防  
也先儒以商度求中節為議德行似非本旨  
澤中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天地好生之德而  
議獄緩死中孚之意也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  
決則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獄而曰議求其入中

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舜之恤刑禹之蒞罪湯之祝網文之掩骼使非出于本心之誠其誰感之至誠之道可以蹈水火烈金石格天地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過常之象曰小過雷陽聲也伏於地

下其聲未發曰復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曰豫震於天上其聲宏遠曰大壯今在山則已離於地未升于天其聲小過而已君子之道貴於時中時當小過而過為所以趨於中也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皆時之過也君子矯世之過其行禮也過於恭其居喪也過于哀其致用也過于儉非有取于過也因恭以救其僭則得行禮之中矣因哀以救其薄則得居喪之中矣因儉以救其奢則得用度

之中矣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矯之以趨於中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為既濟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為變君子處既濟之時若曰治已成矣心无所慮則治將復亂故居安則思其危居存則思其亡思患于後固以防患於未萌也虞舜之時天下極治矣禹告曰無若丹朱傲切切以慢遊傲雲為戒惟聖帝為能受善惟聖臣為能

察微故保邦未危而危不作致治未亂而亂不生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為未濟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分之象慎而處之辨其當各居其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大有亦以類族辨物為言其義一也

水火之性變復无常既濟未濟猶云泰之與否也君子于既濟之時曰思患預防所以保泰而慮其否也于未濟之時曰辨物居方所以傾否而俟其泰也



